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

彭 斐 章

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目录学教研室主任O·П·科尔舒诺夫教授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是一部供苏联文化学院、高等师范学院、综合大学的图书馆学系或专业大学生用的教科书。本书的编者主要是多年从事目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这部教科书是他们长期教学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

《目录学普通教程》由四个基本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书目的一般理论问题，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书目与社会、书目与政治、书目内部结构关系等；第二部分是书目发展史，研究整个书目及其个别部分从古代到今天的产生和发展，各种书目现象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书目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图书馆事业、图书发行事业和出版发行事业的历史联系，书目工作方法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以及书目文献类型形式变化等；第三部分是现阶段书目组织的一般问题，过去对书目的组织问题没有单独的研究专著，而书目的组织问题在该教科书中占有比较大的篇幅，这是非常得体的，研究国家管理和规划书目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各类型书目机构的功能，书目活动的组织原则，以及书目情报服务的协调与协作等；第四部分是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和方法。教科书注意到选材精练，删掉了不必要的事实性资料和纯叙述性的、史料性的资料，真正是为了教学参考的目的。教科书特别注意到与相关的专业课如《图书学和图书史》、《普通图书馆学》、《图书馆藏书和情报检索系统》、《情报学基础》、《图书馆工作技术手段》等内容上的联系，为了避免课程之间的重复，对于这些课程带共性的问题，《目录学普通教程》只从书目的角度加以论述。教科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实为当代苏联目录学的一大成果。该书荣获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1982年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现实问题优秀科学著作第六届竞赛一等奖。

能否及时地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苏联目录学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保持内容的新颖性，是衡量一部教科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录学普通教程》的最大特色是系统地反映了最近二十五年来苏联目录学科学和实践方面的最新成就。目录学基础理论是目录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它构成目录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也是目录学其它原理和分支学科，以及书目工作技术的基础和依据。苏联目录学理论作为科学学科是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主要是在最近二十至二十五年间。七十年代出现了从整体上论述书目理论问题的首批大型专著，其中包括一些专科学目学著作。例如：科尔舒诺夫O·П·《书目的一般理论问题》(1975年)；巴尔苏克A·И·《在图书学体系中的目录学》(1975年)；特鲁布尼可夫C·A·《文学书目是发展读者美育的手段》(1970年)；劳菲尔Ю·Н·《苏联文学书目的理

论和方法》(1979年)等。

科学地确定最重要的书目概念和范畴,从而形成书目概念的完整体系。教科书首先叙述了在目录学领域里最大限度地统一使用科学术语的必要性,分析了产生书目概念不准确的原因,并对一些重要的术语给予明确的定义。与此同时,教科书在运用苏联国家标准7.0—77《书目·术语和定义》时,不是简单地引用,而是坚持在不违反概念的基本界限的前提下,根据当前书目实践活动的发展,对术语概念的表述是更加准确、更加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了。例如,《Библиография》一词的基本概念的内容和范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Библиография”(1)用来指个别的书目索引;(2)用来指按照某种标识区分出来的书目著录的集合;(3)用来指一门关于图书的科学。“Библиография”这个术语长时间以来被运用于几种意义,而且,第三种意义是把实际的书目与关于它的学科概念混淆起来。苏联国家标准7.0—77中“Библиография”一词的定义是“以促进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利用为目的而编制书目情报并传递给需求者的科学实践活动。”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引用“标准”中的定义,而是明确地指出,“Библиография”是图书和读者之间的媒介。为了说明书目作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特点,作者提出“书目情报”是“书目”概念的出发点。作者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对立的矛盾、统一和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原理出发,认为“书目”产生和发展的内容应当从分析它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形式开始,也就是从“文献与情报需求者”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形式来分析,得出“文献与需求者”的关系是书目产生的根源的结论。同时,明确指出书目的对象是“文献和情报需求者”组成的文献信息体系。同时,还论证了“文献与需求者”的关系本身的内在属性,客观上要求有促进这一对矛盾的克服和实现文献与情报需求者之间一致的专门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书目。这样就澄清了历史上形成的“Библиография”(书目)这一术语多义性的状况,为目录学术语定义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抓住书目与社会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从书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出发,论证了书目情报是书目体系的核心。给书目情报提出明确的定义,书目情报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职能的关于文献的信息。在这个定义中明确了检索、交流和评价是书目情报内在职能结构的基本要素,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发挥着检索、交流和评价的基本社会职能。书目的实质始终是围绕着为什么和由什么人,为了谁和怎样,用什么观点和为那些社会目的而编制和传递书目情报。书目是特殊的人类活动,由于人是作为书目过程的主体,而人们生活和社会工作的社会条件决定着人们的活动,故使书目具有了实际历史的具体内容。书目活动的外在社会制约性带来了发挥书目情报基本社会职能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特点。

关于书目的社会阶级制约性问题,教科书指出,书目的社会阶级制约性明显地和直接地显示在与评价职能相联系的现象中。书目工作者正是在这里表明自己对待其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珍贵事物及紧迫问题的态度。但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产生的书目情报发挥评价职能的形式并不只限于此。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区别性的书目服务显得突出了,各学科的科学辅助书目形式随之得到发展,评价职能的因素受到一定的局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解决检索和交流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总之,作为完整的社会现象的书目应当区分为两个基本结构层次:即一般实质的或称内在的,是由书目情报的基本社会职能组成的结构;具体历史的或称外在的,包括全部书目现象并与其具体历史环境紧密联系的。后者总是制约着书目活动的地位、任务、内容、专门过程、形式和手段。正是由于书目具有稳定的内在结构,才保证了它作为一个体系的完整性,同时,其实际的多样性又是具体情况制约的结果。这些情况历

史地形成在“文献与需求者”的体系之中，并以书目为其中介。

关于苏联书目的基本原则和特点问题。使苏联书目具有进步性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基本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教科书明确地指出：列宁提出并科学地论证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书目的共产主义党性是苏联书目的根本性原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苏联书目的共产主义党性总的说来在于，它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服务的，它以满足苏联人民即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各式各样情报需求为目的并完全服务于这一崇高的目标。

党性在各种书目和书目活动的各个部分中，其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书目的党性在具体表现中首先是作为书目过程的主体——书目工作者所固有的活动中。书目的党性归根结蒂在于书目工作者的思想立场即他对待自己劳动对象的态度。为了直接观察到这种态度，可从书目工作者对待作为编制书目的对象的文献内容的评价，书目工作者在加工、评价和组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数学等科学的情报，以及按形式组织的检索和交流用的书目时，这些书目情报的共产主义党性不是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间接地通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来实现。正如苏联哲学家B·Γ·阿法纳西耶夫所说：“当然，各阶级和社会对待各类型情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社会为各类型情报提供的出版物也不一样。比方说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情报本身不包括直接的阶级内容，这里的阶级倾向性，表现于利用这一情报的目的”。①

关于苏联书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的问题。教科书认为苏联书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最广泛的民主性是与共产主义党性原则紧密相联系的。苏联书目的真正客观性在于自觉地、无条件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目的。苏联书目的共产主义党性和客观性正象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一样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苏联书目的科学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以及苏联先进科学的全部成就之上。苏联书目的真正科学性一方面显示在它的实践之中，它不断发掘科学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情报需求及其最充分而又有效的书目情报服务；另一方面还在于具有专门的科学即目录学来研究其理论和组织原则，以及书目活动的形式和方法。苏联书目的社会主义民主性表现在它完全平等服务于苏联社会的所有阶层，并将书目情报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每一个人。苏联的所有图书馆，出版发行机构，档案馆，科技情报机构，杂志编辑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机构都从事面向居民的书目情报服务。总之，苏联书目的所有特性都是共产主义党性的直接引伸和特有的形式。

苏联书目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国家性。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书目作为国家事业来管理的国家。早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1920年6月30日，列宁亲自签署的《关于将书目事业移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法令，奠定了苏联书目体系有计划地集中化管理的基础。苏联书目活动由国家规划、拨款和监督。集中化管理书目事业保证了按计划发展，为书目机关和团体在工作中的广泛协调和协作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集中发展书目活动的物质技术基础，巩固了书目活动的科学基础。

关于书目和目录学与各交叉学科和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教科书的编者指出，书目和目录学属于交叉学科和实践活动的体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学情报事业与情报学，图书业与图书学，书目事业与目录学的相互关系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图书馆事业与书目事业，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都依赖于已有的、历史形成文献形式的知识，而不包括不记载于物质载体上的情报，并研究其利用于各种社会目的等问题。

科学情报活动和情报学从整体角度，包括一切层次和形式，其中也包括图书馆和书目的形式，来研究科学的情报交流，其最终目的是整个科学交流体系的最优化，使之与当代科学需求

相适应。

书目活动、图书馆活动和科学情报活动在其所形成的特殊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从书目角度看，图书馆活动和科学情报活动是书目完成检索，交流和评价职能的重要渠道。从图书馆活动和科学情报活动的角度看，书目是它们的结构层次，图书馆和科学情报机构在这个层次上是通过书目情报服务手段来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因此，书目活动、图书馆活动、科技情报活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构成成分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任务和职能。这些相互关系同样反映到相应的学科，目录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层次上。

在苏联目录学界对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近年来，出现了列宁格勒学派观点，他们提出在这些学科之上建立一门概括性的学科，称为社会情报学或社会情报学概论，其对象包括一切类型和形式的社会情报。目录学、图书馆学、科学情报学与社会情报学的关系就是概括性学科与局部学科之间的关系。尽管认识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发展趋势是他们的理解愈来愈接近，在这些部门的实践活动中，强调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和跨部门的协调和协作，统一科学术语，消除工作中的重复平行和分散状态。这些都是这些实践部门和相应学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

二

教科书触及到一些带方向性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实践中所提出来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书目实践活动将起推动作用。目录学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书目工作实践需要的程度。当前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新形势。知识信息资源将成为国家和社会最珍贵的财富，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知识信息资源，将成为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新的技术革命向书目活动提出了新的挑战。书目工作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是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研究的一个迫切问题。书目工作效益的提高和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书目工作的社会威望，都取决于掌握现代技术手段的程度。

教科书用了不大的篇幅论述了书目活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问题。在苏联实现书目工作自动化的必要性概括起来是：1) 苏联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书目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问题，于1974年和1979年通过的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议中，特别强调要迅速推广机械化和自动化在书目活动中的应用；2) 书目工作者面临要加工处理的文献资料不仅数量急剧增长，而且出现新的文献类型如未发表资料，声像资料，机读资料和缩微资料，迫切要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 读者对书目情报的需求日益扩大和复杂化，要求书目服务的完备性、及时性和针对性，技术装备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就成为提高书目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4) 信息社会要求书目情报服务工作尽快利用计算机技术、缩微技术、复制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从根本上改善传统的书目情报服务，提供新的服务方式如出版引文索引，建立机读书目数据库和读者远距离对话等。教科书对在苏联实现书目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客观上具备的前提条件作了概括：1) 拥有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和全球通讯系统，能够满足书目工作自动化的需求；2) 苏联国内已经积累了书目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丰富经验；3) 当代目录学对于书目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理论思考；4) 推广书目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方法和理论基础的形成。与此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书目工作机构的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差，工作组织不够合理，管理系统比较分散，干部知识结构不适应书目工作现代化的需要等，都是实现书目工作机械化和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尽管如此，苏联在书目工作机械化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全苏图书局研制了“АСОИ—书目系统”是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提供国内出版物情报的

自动化系统。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建立了新入藏文献自动化系统。自1970年开始苏联使用国立公共科技图书馆研制的全苏外国图书馆联合目录自动化系统。苏联国立公共科技图书馆正在建设科技期刊登记自动化系统,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科技期刊登记自动化系统。1977年苏联已经建成30多个专科技情报自动化系统。教科书成功地运用了图表形式显示了当前书目工作自动化的状况,同时,也展示了书目过程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前景。

关于读者书目教育问题。要开展学术研究,必须开发和利用知识宝库——图书馆。最大限度地全面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工作者运用书目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独立地掌握最新出版物的信息,进行回溯检索和利用书目文献的能力。

据悉,在具有高等教育的专家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不了解怎样利用图书馆,不懂得利用书目检索文献资料,不懂得利用图书馆的咨询服务。究其原因,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等与高等教育系统中没有关于书目情报教育的规定。善于广泛利用图书馆和各种书目参考工具获取知识信息是大学生必须具有的基本素养。任何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具有书目情报意识素养,具有利用书目情报,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苏共中央1974年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决议强调加强书目情报教育的必要性,责成一切拥有高等或中等专业学校的部、局采取措施,以保证学生掌握利用图书馆和书目情报的知识。教科书对每一个熟练的情报需求者所必需具备的书目情报基本知识的范围作了较好的论述。所有读者都应当了解苏联书目的社会作用、图书馆的书目参考设备、书目的主要类型及其利用、书目编制方法等。读者还应当学会怎样掌握最新文献,如何独立地选择文献,怎样为生产、科研、宣传和自学编制各种书目,怎样利用各种书目参考工具等,总之,书目情报教育应当使读者具备利用图书馆,利用各种书目参考工具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目录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目录学的发展需要吸取其它学科的营养,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丰富了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目录学是处在整个学科体系之中,目录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教科书对出现的一些新的学科分支如书目控制理论、计量书目学、比较目录学、书目方法论等都作了阐述。

教科书还用了一定篇幅对现阶段国际书目合作和苏联参加到这些组织的活动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为《目录学普通教程》与《外国目录学》课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展示了苏联在国际目录学合作组织中的作用。

这部教科书存在着不足之处。本书与前两版相比修改最小的部分要算苏联书目史,如果说教科书的基础理论部分的篇幅扩大和内容加深是合乎规律的话,那么苏联书目史部分的过分概略化是不够妥当的。教科书在第一、第三、第四部分中成功地利用了图表,增加了教科书的直感,而恰巧在第二部分中却看不到一张十月革命前和苏联著名目录学家的照片,也看不到一些卓越的书目著作书影,这不能不看作是一大缺陷。

总之,《目录学普通教程》反映了当代苏联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系统地论述了书目的理论、历史、组织和方法等基本方面,展示了苏联目录学发展的前景,是一部富有启发性和开拓性的教科书,不仅适合于苏联文化学院、师范学院、综合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师生教学和广大书目工作者参考之用,而且也可供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师生和广大自学者以及从事书目情报工作实践的同志们借鉴。

注释

① Афанасьев В. Г. Социа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ом М. 1975. С. 40.